



# 张之洞“打眼”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林必忠

张之洞系清代洋务派主要代表人物，他为官清廉，闲暇之时爱好字画文物收藏，遇上自己喜欢的东西，一掷千金也毫不心痛。张之洞有三项雅趣：精通目录学、擅长书法、喜好收藏。他创建有两湖书院、广雅书局与藏书楼等，家藏古籍丰富，仅宋元版本就有数十种之多。张之洞经常往来于京师古玩集散地琉璃厂，并且从来都是满载而归。

“打眼”系古玩业中的常用术语，意思是因为没看准而用较多的金钱购买了价值较低的古玩或赝品，弄得人灰头土脸、丢人现眼。买了“打眼”货不但赔钱，对自己在业界的声誉也有影响。所以，行业中一旦出现“打眼”，事主发现后大都会赶紧把“打眼”货锁起来，不再给人看，怕被同行当笑料说出去，有碍自己的名声。

造假之风，古已有之，清代文物造假现象更是猖獗不已。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期间，一次进京面圣述职，在琉璃厂的一个古玩店里，收获了一件藏品。这件藏品让这位学贯中西的权臣打了眼，而且是自己赶着打的。

那天，公务繁忙的张之洞终于空了下来，带着几个随从兴冲冲地专门跑到琉璃厂去淘宝。连跑几家古董字画店没有发现一件有价值的东西，正兴趣盎然准备打

道回府时，一条胡同深处一家装潢十分典雅的古玩店映入他的眼帘。

张之洞前呼后拥走进这家古玩店，立即就被店后大院子里一口巨大的口小腹大的陶瓮吸引了。这口陶瓮，摆放在大院正中央假山石旁，外形非常独特，颜色斑驳陆离，在旁边墙壁上一块玻璃大镜屏的倒映之下，显得绚烂夺目。最引人注目的是，这口陶瓮的口沿刻满了像蝌蚪、又像蚯蚓状的上古时期的籀文（大篆），虽然经过了岁月的洗练、冲刷，已经有点模糊不清了，但仔细辨认还是能看出个大概来。

张之洞围着这口陶瓮看了一遍又一遍，越看越觉得这口陶瓮不是凡品，简直挪不开脚步，便上前向掌柜询问价格。掌柜看见来人气场大，当即表现得高深莫测，告知这口陶瓮是某高官祖传遗物，本店开张时，好说歹说才借来装点门面，只作陈列观赏，不作买卖的。掌柜的婉拒吊足了张之洞的胃口，但任凭他好说歹说，掌柜就是不卖。

张之洞无奈，只好闷闷不乐地离开这家古玩店。张之洞回到地安门外白米斜街的住宅以后，一直想着这个事情，竟到了食不甘味、夜不能寐的地步。过了几天，他实在忍不住了，又带了一批精通古玩的幕僚前去琉璃厂。幕僚们到店仔细观察了这口陶瓮以后，也一致认同张之洞的看法，认为这是一口十分难得的古陶瓮。张之洞这次采取软磨硬缠的方式，加上几个幕僚一直不停地游说掌柜，掌柜答应，要和富家商量后再回话。店家带某高官的管事到后，被

几个人轮番轰炸后勉强答应，但要价颇高。一口价3000两白银！张之洞身上没带这么多钱，就向那高官的管事套近乎，想打探那高官是何家世，管事当然不会告诉他，断然拒绝回答。3000两白银在当时来说，绝对算得上是一笔巨款，张之洞生怕店家突然反悔不卖给他，就连讨价还价也小心翼翼，来来往往一共四次，最终以2000两白银成交。

张之洞将陶瓮搬回家后，越看越喜欢，甚至还颇费周章，又将陶瓮搬到武昌湖广总督衙门，摆放在督府大院的正中，将陶瓮注满水，还养了几尾金鱼。安置好陶瓮后，张之洞忍不住内心的喜悦，专门找了工匠将陶瓮口沿的文字拓了几百张拓片，制作成拓本，将这些拓本广送亲朋好友分享，其中也有炫耀之心，自然收获了一众亲友的赞誉。

一天晚上，电闪雷鸣，风雨大作。翌日清晨，张之洞披衣起床，习惯地踱步到庭院的陶瓮旁观赏。然而，眼前的情景却一下子让他傻了眼。原来，经过一夜暴雨的冲刷，陶瓮上斑驳的色彩不见了，就连瓮口沿上的文字也离奇消失了。他再定睛一看，瓮的四周散落着各种牛皮纸的碎屑。他捡起来一看，不由得怒火中烧，原来瓮上的色彩全部是用特制的牛皮纸染色后贴上去的，而那些神秘不已的蝌蚪文字，则是用蜡刻好后粘上去的，再在陶瓮及牛皮纸上涂上黑面光亮如釉的颜色。

据传，张之洞马上派人去京师抓捕这家古玩店的骗子。当捕快赶到琉璃厂这家古玩店时，店家早已人去楼空。原来，古玩骗子仅仅是租客，陶瓮一出手，就立



即转移了。

学识非凡的张之洞，再加上他的幕僚更是收藏界百里挑一的高手，却仍然被古董商拙劣的骗术骗走了2000两白银。作假的古董商并不懂古文字，只是凭空臆造，却骗过了一帮“学贯中西”的精英。张之洞因为急于求成，又被吊足了胃口，才中了作假古董商的圈套。

(图片来源于网络)

# 旧叶辞春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王永威

四月的开州，春天已行至尾声。

汉丰湖边，草木疯长了一整个春天，正是绿得最沉的时候。香樟、女贞、小叶榕，一层叠一层的绿，浓得化不开。我沿着步道往东走，远远看见那排老黄葛树。就在这片铺天盖地的绿意中间，它满树金黄，像一团被谁点燃的火焰。风还没有来，叶子却已经在落了，一片，两片，不慌不忙地往下坠。有一片正好落在我肩上，我拈起来看，叶脉还是润的，边缘微微卷着，像一个人刚合上的手掌。

在开州，春天就是这样收场的。

这话讲给外地人听，他们多半不信。四月天，桃花谢了，油菜花也结了籽，满世界都是绿，绿得让人以为春天会一直这样绿下去。哪来的落叶呢？可我们开州人知道，只要往街边走，往老城的方向望，就

能看见那一树树沉甸甸挂在枝头的金黄。在一片绿意盎然中，那金黄格外醒目，像一声迟到的呼喊。

那是黄葛树在辞别自己的旧叶。

我从小就在这些树下长大。从老城到新城，从巷口的石阶到滨湖公园的步道，黄葛树从未离开过我们的生活。记得有一年的四月，小女儿还小，看见满地黄叶，非说秋天到了，哭闹着要穿毛衣。我笑着把她拉进怀里，指着头顶正在冒出新芽的枝丫说：“傻孩子，这是黄葛树在换衣裳。春天要过完了，它把旧叶子脱了，新叶子才长得快。”

后来我跟她讲起听来的故事：“黄葛树心里揣着一本自己的历法，哪个月种下去，就哪个月落叶。哪怕被人从老城连根带土搬到新城，它也守着那个日子，在四月天里落得干干净净。”

老城还在的时候，我单位门口就有一棵很大的黄葛树。树干粗得两个小孩都抱不住，树冠把整条巷子都遮住了。夏天的傍晚，家家户户搬出凉椅在树下乘凉，大人们摇着蒲扇摆龙门阵，小孩就在树根边捉迷藏、打弹珠。至于落叶，黄葛树的叶子也是在四月落下，落时满地金黄，踩上去脆生生的。那种干燥的声响，在湿润的暮春里格外清晰，比真正的秋天还要像秋天。

后来，老城面临淹没。

那几年，整个开州都在搬迁，我单位也要搬。临走那天，我最后看了一眼门口那棵黄葛树。它还是老样子，枝繁叶茂，仿佛对即将淹没根须的湖水毫不在意。可我注意到，树干上那些斑驳的纹路比以前更深了，像老人额头上的皱纹。

但开州人没有丢下黄葛树。那些大树被一棵一棵挖出来，小心翼翼地裹上草绳和麻布，用大车拉到了新城。那些从老城各处迁来的黄葛树，无论是生于街巷、长于河畔，还是文峰塔下那棵四百多年的古树，都跟着人搬了家。有人不理解，说树又不是人，何必费这么大劲。可开州人不答应，这些树是老城的魂，魂不能丢。

如今，那些搬来的黄葛树在新城扎下了根，长得比从前还好。

我时常在滨湖公园驻足，凝望那两棵

已有三百多年树龄的古树。它们是从老城区移栽而来，就种植在公园的中段位置。树干粗壮得三个人才能合抱，树冠像一把撑开的巨伞。四月天里，满树金黄，在一片沉沉的绿意中格外扎眼。风一吹，叶子簌簌往下落，铺成一地厚厚的、软软的金色地毯。新芽紧跟着就冒出来，嫩绿嫩绿的，三五天就把整棵树染成新的模样。落叶与新叶之间，几乎没有停顿，仿佛生命不允许空转。

树下总有人。有老人打太极，有年轻人跑步，有小孩子在落叶堆里打滚。去年四月，我看见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蹲在树下捡落叶，一片一片叠在手里，然后高高扬起来，让叶子落在自己头上。她妈妈站在旁边笑，说：“你知不知道，这棵树比你妈妈年纪还大，是从老城搬来的。”小女孩仰起头，奶声奶气地问：“老城在哪里？”她妈妈顿了顿，指着湖对面说：“在水下面。”

汉丰湖的水很静，静得看不出下面曾有过一条条街巷、一座座院落、一扇扇门扉。可每到四月，黄葛树的叶子一黄，那些沉在水底的记忆便浮了上来。老城的模样，老房子的位置，巷口那家豆花摊的香气，石阶上磨出的光滑印子，全都跟着黄叶一同落下，落在眼前，也落在心里。

我有时觉得，黄葛树在四月落叶，并非记错了季节，而是替我们记住了一个不能忘却的季节。它在春意最盛的当口，在万物葱茏的绿意中，将一场秋意铺展在你面前。好让我们在最生机勃勃的时候，也记得什么是告别，什么是根。

开州举子园里那棵四百多年的黄葛古树，原本长在文峰塔下。塔早在1964年就毁了，树却活了下来。后来因水库蓄水，它又搬了一次家。四百多年间，它看着人来人往，看着老城沉入水底，看着新城拔地而起。可它从来不说什么，只在每年四月，把积蓄了一年的心事染成金黄，一片一片地放下，一片一片地归还给大地。

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看它。站在树下，抬头望，树冠遮天蔽日。阳光从叶缝里漏下来，星星点点。有

一回，我看见一位头发全白的老人在树根边坐了很久，走的时候，弯腰捡了一片落叶，小心翼翼地装进口袋。

我没有问他捡叶子做什么。我想，也许他只是想留个念想。就像当年搬离老城时，我也偷偷在口袋里装了一把单位门口那棵黄葛树的落叶。

现在，那片落叶早就碎了，可那棵树还在，在这个崭新的城市里，在四月将尽的风里，金黄着，翠绿着，一年又一年。

我忽然觉得，有些东西就是这样，你以为它过去了，其实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，藏在新的季节里，等着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候出现。

就像开州的春天，绿意最浓的时候，却藏着一场盛大的金黄。就像那些黄葛树，不管长在哪里，到了四月，该黄的黄，该落的落，一点不含糊，一点不将就。

每年四月，我都会去看它们落叶，年年看，百看不厌。因为我知道，那些金黄的叶子落下来的时候，不只是旧叶辞春，更是那些走了的人、沉了的城、远了的时光，借着这一树金黄，在春天将尽的时候，回来看看我们。

而我们能做的，就是抬起头，看见它们，然后，继续好好地过日子，让那些叶子落在心里，闪着温润的光。

